

世界文藝全集

田園之憂鬱

佐藤春夫著

李漱泉譯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標商冊註



田園之憂鬱目次

佐藤春夫肖像

佐藤春夫評傳

年譜

田園之憂鬱

阿絹和她的兄弟

殉情詩集(并原序)

一

五

六

一〇五

二四五

佐藤春夫評傳

一 佐藤氏在日本文壇底分野

在一九三一年的暮春和首夏之交，我的生活是在一種非常不安定的狀態中——固然也不單是這個時候這樣，早就這樣了，而以這時候最厲害；我是以S埠做中心在那裏東西流轉，不曾有過十天以上的寧日。在這樣的時候，許多愛我的朋友們都在替我耽心，以爲我的思想和行動不知走上了那一極端，怕終至於要陷入怎樣的破滅之淵莫可挽救——對於這一些朋友們的厚愛我是十分感謝的，但他們恐怕做夢也不會想到在這些日子留在我的行篋裏的而且與我朝夕相對的既不是什麼馬克思的資本論，也不是列寧全集，却偏是幾個唯美作家的小說詩歌，其中用功最勤的是佐藤春夫集！

這不是很奇妙的因緣嗎？這時候來精讀佐藤春夫的作品，而且細心細意地去翻譯它，註解它，現在還要拿起筆來寫這萬言的評傳？

但這個因緣事實上不但不奇妙而且是很平常的，平常到和柴米油鹽一樣。假使有什麼奇妙的地方那是無論人和作品，但凡和他朝夕相對，任是怎樣討厭他的，你會漸漸對他感興趣，就和我先前的妻一樣，她是——和我自己一樣——有許多缺點，我也像佐藤春夫對於E·Y女士以及他後來對於別的許多女士之所爲，和她分別了；但因為我和她朝夕相對先後有四年之久，所以雖在別後經年的今天，我想起她總是又是親熱，又是惆悵啊，那被我捨棄了的妻啊！

哎呀，趕忙收住我的感傷罷，回頭人們要弄不明是在寫誰的評傳了。

說到佐藤春夫氏個人，我是不會和他十分朝夕相對過的。在過去十數年間，我訪問過他三次，記得兩次是在到玉川去的那條路上，一個山坡邊的幽居；另一次是在離新橋停車場不遠的一個「貸間」，他是住在上山珊瑚女士——那嫁給一個年輕的商人底新劇的女優，我曾爲她寫珊瑚之淚的那女優，以聽她演「文舅舅」（Uncle Yanyu）裏蘇尼亞爲最後舞臺的那女優——底二樓的。我那次去找他時是在很陰暗的晚上，但我記得那房子下面是一所賣眉黛哪和其他化妝品的很瀟灑的小店子，據說是珊瑚女士的姊姊，那近代劇協會底女臺柱子山川浦

路（佐藤氏在都會之憂鬱中稱她做橘朱雀的）開的。他爲什麼住在那兒，而且爲什麼認識川姊妹，不記得他曾否對我說過，但我直到現在細讀他的小說纔想起他當時的那位太太也是個年輕的女優，而且是和她們同一個劇團的。不過我又爲什麼一直不曾見過他那太太呢？在那山邊的幽居，在新橋的二樓，他似乎都是獨身，至少是獨身的樣子。

我親眼看見的佐藤春夫氏的太太是距今大約五六年前到日本作兩週旅行那一回的事。他接了我的電報，到車站來接我，對啊，那次來接我的還有好一些無產作家，那是使當時政治思想極混沌，幾乎就沒有懂得這別有天地的文藝界也鬧着那樣尖銳的階級鬥爭底我多麼陷於困難的立場啊。反正，我當時是坐上了佐藤氏的汽車，在小石川關口町山上一所風格特異的，帶米黃色的，充分可以看出是他自己苦心的圖樣之現實化的那新邸門前，那井邊的一株木蓮——這也許是我的幻覺罷，——旁邊，看見披着深的天藍色的大褂的那清麗一流的新夫人含着溫婉的笑容迎我這異國的客了。這位夫人我也是到現在看年譜纔知道她叫小田中民子女士，是大正十三年，就是距我去訪問他們的前兩年結婚的。而且也纔知道她是教坊出身。那次我和

一位L先生同去的，我們在他們家煩擾了一個禮拜光景，受了這位夫人極親切的招待。但當時佐藤氏因着中央公論記者底催逼要趕着寫他的作品和感想文，我們也每天忙着訪問許多友人或是參觀報館劇場，雖同住一屋，事實上除最初最後一兩天外，朝夕相對的時候也是很少，并且他是那麼一個神經質的，陰鬱的人，很小的事可以使他放在心裏不舒服的，而我呢，雖說大體上是糊裏糊塗，但從來脾氣也是不小，假使我們真是朝夕相對，你知道那不會是很愉快的事。不過後來他在作品上那樣使我不愉快，那樣使我懷疑他的洞察力，我覺得也還是不曾朝夕相對底結果。憑幾天的膚淺的印象測定一個人是會錯誤的，就是我關於他的事和他的心情有許多也是至今纔曉得。

我那次離東京的那晚，送我的行的有兩對夫婦，一對是佐藤夫婦，一對是隨筆家村松梢風夫婦，那和藹的村松夫人甚至還穿着她新做的中國衣裳。但這兩對夫婦在不到六年的現在有了甚大的變化了，佐藤氏在偕他的民子夫人遊歷中國回去之後不久聽說就離了婚了。村松夫人呢，也在前年下世了。在××書店底書架上偶然翻閱村松氏著的「南中國遊記」，首先便看

見那穿中國衣服照的他夫人的遺像……啊，人事的變遷！不過說起來，就在我們那次在東京的

一個禮拜之間也有了重大的人事變遷了。××××××××××××××

XXXXXXXXXXXXXXXXXXXX

X

在我走後他們和佐藤村松兩氏之間還交換過激烈的而在我是極覺得討厭的論戰。××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你看我們這裏比那些布爾喬亞家庭可大兩樣罷。」

這是我走進東京郊外前衛座事務所時××××××××佐木孝丸君給我的第

一句話，從佐藤民子夫人那柔婉的微笑裏驟然接觸這樣尖銳的戰鬥氣分自然是有些兩樣，但

我當時有點覺得他們幹嗎要那樣認真，那樣把政治觀點和藝術結合呢？從前的文學作家們爲

什麼從不會這樣過呢？啊，人事的變遷！還有是當時還完整的這文藝戰線到我離東京後不久就

分裂爲互相水火的兩翼了。

吉，反正他說：

次擡頭的這「所謂普羅文學」在理論家中，我不記佐藤氏是曾推稱過中野重治或是青野季

「那個人可有些道理。」

這中野氏和青野氏似乎直到現在是站在互相對立的陣線的一是戰旗派一是舊文戰派。

自從由那次的混戰裏脫出來，這五六年間，在這幼稚的中國也逢着同樣的事實。任是怎樣混沌的人經過這麼一些事實的教訓，也應該有一些懂得了。因此對於佐藤春夫氏們及其作品不比從前那樣感興趣了。對於不甚感興趣的人和作品而得以這樣大的努力貢獻給他，無論如

甚多，把這些做根據，來開始這工作罷。

首先是我們這失戀詩人——現在得訂正爲得戀詩人了——姓佐藤名春夫。

這樣寫來也並非由於一種無謂的諧謔。却是因爲關於文學作者底名字我和幾位朋友之間曾交換一次激烈的爭論的。這爭論恰好也涉及佐藤氏底名字。

在三四年前，李初梨君還任在京都的時候，他和穆木天君通信談及國內詩人，對於那彫刻家而兼寫詩歌的李金髮君的作品有所攻擊，而特別是他的名字。說他幹麼要叫做「金髮」。我對於他們這種論調是表示不贊成的，理由是評鑑一個藝術家的得失當依他的藝術作品而不是以他的名字，名字祇是一種符號，怎樣都是各人的自由。但初梨回信反對，說藝術家底名字。是同時表示他的趣味和風格的。因此他說：

「假使你贊成藝術家可以隨便取名字，爲什麼你不叫做×小辮子，佐藤春夫爲什麼不叫做『佐藤丁髷』（「丁髷」是日本維新以前男子頭上梳的丁字髷）假使佐藤要叫做『丁髷」你會對於他的作品感興趣麼？」

這一次的爭論算是我的輸。實在「春夫」(Hartuo)這名字在日本雖極普通，而無論在字

義和在它的音響於佐藤氏是極恰當，極足以表現他的趣味和風格的。

其次我們這面容雖常帶着北方的沉鬱而情感却火一般熱烈的詩人是日本極南方的人。中國有「南國詩人」的一句話，似乎詩人是南方的特產似的，在歐洲，我們一想到南歐，就好像陡然有無數泣出鮮紅的珠玉的鮫人出現在那多島海邊底春夜，而佐藤春夫雖是日本人却正是這樣的鮫人之一。在田園之憂鬱中他曾描寫過他故鄉的風物——

「生在極南方某半島尖端的他，想起那洶湧的海和險惡的山激烈的相咬，在那胸間住着藐小而賢明的人類的小市街底旁邊，很大的急流的川河，上面浮泛着長長的木筏，互相推擠着向那狂濤駭浪的大海那方面奔流而去的——他故鄉那富於 *Climax* 的戲劇的風景來覺得這個綿互的山坡，蒼空，雜樹原，白水田，旱田和雲雀的村子實在是一首小小的散文詩……」

以一個生於衝激動盪的那富於頂點的戲劇的風景中的南方人接觸那平淡幽靜的北方的野趣，當然祇是一首小小的散文詩，這一種自然的影響使佐藤氏的文字雖力求平淡幽靜，而

他那股與生俱來的衝激動盪之情和地心的火尋口子吐出似的現出許多戲劇的場面來，這就是讀他那散文詩式的小說田園之憂鬱也不能無此感。

在那同一作品中，作者又寫到他故鄉底氣候——

「……他也曾在故鄉底自家的院子裏，看見那因為向着非常溫暖的太陽，所以在冬天也含着苞的薔薇……」

可知他故鄉的氣候溫暖到冬天裏可以使薔薇含苞。因此在都會之憂鬱中作者又曾寫他是多麼怕冷——

「……生長在南國的他，真是受不住寒冷。像在寒冷的時期不開花似的，在寒冬中人們的空想也時常會凍結的。在靠醉在自己的空想裏為活的性格底他，對於那空想力遲鈍的冬天是最覺得悲楚。因此一到冬天，他總是曬着太陽，造出 Idle hour（懶惰的時間）……」

南方溫暖而馥郁的空氣使人迷醉，容易引起種種的空想，因此假使詩是空想底產物，那麼難怪南國多詩人。南國自然同時又是多香草。香草這東西，又最易引起人們的空想的。你瞧佐藤氏是怎樣的從小「就醉在自己的空想裏」，他真是「和草木風雲一樣，敏感地受着自然的影

響。」——

「……在廢城後面的黑杉林裏面——沿着那城山底最高的石牆下，有一條窄窄的小路。在那兒有很大的杉樹林從那密排着的杉樹底狹小的縫裏可以看見河，看見船帆。腳邊又滿長着大的格片草。所以那條小路總是很陰暗的並且有那杉樹林特有的沉溼的濃香。做小孩子的時候，他最歡喜那條路……某天晚邊，他在那林子裏發見了一朵大的黑色的百合花。走攏去想要摘取它時，仔細一看，忽然感着某種奇怪的，傳說的恐怖，連跑帶跌地跑下山來。第二天同着長工在那一帶灣頭角落都尋遍了，但是再也看不見了。那在他是認爲奇詭的自然現象之最初的發現。那到底還是那時的他自己的幻覺呢？還是可以說是自然本身底幻覺底真正的奇花呢？這到現在想起來還是不明白。但那時候在風裏搖擺着的那朵花兒底美麗却永久留在他的心裏。那朵奇異的花就像成了他的「青花」底象徵似的，從那時候起，他就是那樣子寂寞的孩子……」

（見田園之憂鬱）

這樣，佐藤春夫氏是日本南部那富於戲劇的風景，氣候溫暖可以使冬天的薔薇含苞，而那

充滿着濃香和好花的草木可以使一個幼年時代的藝術家做白日夢的和歌山縣人。——固然，在谷崎潤一郎氏的「神與人之間」寫這位「穗積君」是長野縣人。

還有，谷崎氏寫的「穗積君」爲着後來便於毒死那作者自己的「添田君」而且是便於「穗積君」自殺，所以把他寫成一個雖是愛好文學却曾在長野開業的一位醫學士，但事實上佐藤春夫氏的父祖，雖是世代業醫，而佐藤氏自己却從中學時代就志願做文學者，就安排排着一生奉事藝術——

「藝術真是不可思議的東西。世界上像這樣不可思議的東西恐怕就很少。想要說它可也找不出一樣和它相當的東西來比喻它。姑且拿人們誰都多少得害一次的那不可思議的熱病——愛情來比罷。這個情熱許是一脈相通的很近似的東西。但普通愛而不遂的青年們說不定會以憎惡的感情想起他那愛人。——即算日子久了會變成想慕，但一時爲着忘記它，普通總是以多少的憎惡，怨恨，乃至輕蔑，反正是這一類的感情之一種來回顧那輾轉反側底目標底愛人。但藝術家對於藝術却和這相反，無論他爲着藝術被置在怎樣的世間的苦境裏，總是以藝術之

名甘心地，或是認爲一種誇耀地忍受一切。他決不會憎惡，輕蔑，或是疎遠藝術，說他爲什麼會愛起藝術那樣的東西來。……自然他也曾想過藝術是沒有什麼意思的。可是在那時候，是人生的——一切於他都是沒有什麼意思，雖然想捨掉藝術到別處去，但人生中完全沒有他去的地方。那和一時懷疑神想要皈依惡魔的信者底心緒稍爲有些不同。——這一些意思不是給這不知道原身的靈鬼底藝術蠱惑過的人，或是秉賦着藝術家底本能降生的人。任怎樣說明，也是不能索解的。」見「都會之憂鬱」。

這裏吐露了佐藤氏的藝術至上主義的藝術觀，而他是「捨掉藝術沒有地方去」的「秉賦着藝術家的本能降生的人」。

因爲他是生成了這樣對於「藝術」底偏向，使他不能世他父祖以來的醫業，又不能如他那「並非全無理解」的父親底意做一個比較受社會上尊敬的文學方面的學者而想做一個不甚靠得住的藝術家。在這一點他和他家裏的關係是弄得不甚好的。佐藤氏在他的都會之憂鬱裏有這樣的自敘——

「……他的父親是在一個鄉下的市鎮裏開業的醫生，他的祖父也是醫生。因爲是生在這

樣好幾代都是做醫生的家裏，他的父親想使這長子的他也做醫生。但看出了他小時候的性情，在北海道有一點開墾地底他的父親，又想把他送到那一個農科大學裏去，回頭讓他去管理那些開墾地。當父親把這兒子做材料轉着種種有望的空想時，這兒子倒擅自長大了，也並非什麼時候受了什麼人的影響，他却耽溺在詩歌小說裏邊發願學文學。知道了這個的時候，那並非完全沒有理解的父親祇好如着兒子的希望允許他這樣。在這一點，有這樣有理解的父親底他比普通的文學少年要幸福得多。但無論何時何地不可以忘記『父與子』總是『父與子』。父親雖許他學文學但要求他做學者，決不承認什麼藝術家。但絲毫沒有做學者的心思的——並且相信學者和藝術家自然是兩樣的他背叛了他父親希望他進官立學校的意思，數敷衍地進了一個很輕鬆的私立學校。「那麼，你至少在那裏弄畢業也好了。」但他重又蔑視了他父母這樣的想頭，不知什麼時候早已從那學校裏半途退學了。同時一點也不和家裏商量，娶了一個於他的家庭的人們完全是不認識的女子做妻室。……」

無疑地，那很「輕鬆的私立大學」是那與日本近代資本主義底發展有重大的關係的專一歡迎布爾喬亞少爺們的慶應義塾，而那於他的家庭格格不入的女子就是與他同棲了三年